



涉史隨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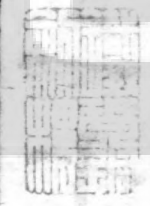
凡今微官洎布衣求進謁於

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

有已見以為之先而覬倖一日

之呼召

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  
言自蘄進丐憐外徃徃訖無他



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為怪  
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  
固不敢為欺也比以憂居取歷  
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  
夫或得於前脩之說師友之傳  
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禪  
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

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  
蓋已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  
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  
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  
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  
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  
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

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  
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  
可以不舉也是直教我以舉賢  
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  
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  
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為進  
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畧於筆

而燕相精於說耳洪今所筆者  
誠畧矣若夫因其畧而精之則  
又惟

融明是賴洪謹序

涉史隨筆目錄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孔子順言為政不能無謗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為庶人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絳灌為竇氏擇師傅

申屠嘉召責鄧通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孔臧舜御史大夫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所使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崔亮創停年格

隋文帝褒擢守令

唐太宗不欲數赦

太宗責房玄齡問營繕

張九齡勸姚崇去諂躁進純厚

宋璟隨才錄用

玄宗用韓休為社稷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韋澳願周墀無權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涉史隨筆

宋葛洪著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捨石  
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侯累  
問公仲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年亦有進士  
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  
仲乃進三人及朝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便

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以古之善相其君者必欲朝廷之上藹藹然無非吉士使其君聞正言見正行故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彼小人者雖欲逢君之惡自無所容其技矣耶公仲之相烈侯也其於士雖待番吾君論之而後進而歌者之田遂止正人俄頃之助如此哉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之言豈欺



我哉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戰國策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至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

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善之乃下令求諫

忌言雖小可以喻大為人上者而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是以聖王之  
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  
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  
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後世此風既衰諫  
有常職而言路始狹矣又况人君與宦官  
宮妾相處之時多與士大夫相接之時少  
十寒一暴其能自免於過耶昔宋昭公嘗  
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

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  
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  
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  
迎而復之若昭公者雖得之於顛躓心困  
慮衡之餘其視終於此者盖有間矣

孔子順言為政不能無謗

孔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  
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為謗  
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熟與

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  
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  
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  
為政雖不能及聖賢庸加謗止獨無時乎文  
咨曰子產之謗嘗以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  
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  
芾投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  
成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  
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

於聖賢矣

昔周公相成王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而公之聖德曾不少損今狼跋之詩是  
也其詩曰狼跋其胡載橐其尾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說者謂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  
故陷於機穽而不能脫前跋後橐進退困  
險若周公者忠誠在於王室以遜自處而  
無貪欲之私心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  
泰赤舄几几然此公之所以不失其聖也

子產之相鄭孔子之相魯其無利欲之私者歟後之相天下者惟本朝忠獻韓公似之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而不為哉惟其忠勇如此用能光輔三后弘濟艱難躋天下於太寧而無駭視傾聽之虞也故歐陽公贊之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為庶人

漢高帝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槩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大於周文  
霸者莫高於齊威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  
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  
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  
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  
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  
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

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  
府書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賈山至言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  
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  
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  
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故不能盡  
其力不能盡其力故不能成其功高帝此  
舉其於士亦可謂知所敬矣詳味患在人

主不交與夫有冑從我游之語宛然三代  
盛王體士之意其崛起豐沛卒建四百年  
之基業者良以是夫或謂帝慢而少禮求  
賢之詔未免文浮於實愚謂不然帝所慢  
者特腐儒耳其於賢士未嘗不敬也觀留  
侯與呂后畫安太子之策其言曰顧上所  
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年老矣義不  
為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太子誠能卑  
詞固請來以為客上必異而問之上知此

四人賢則一助也及四人來從太子侍燕  
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  
角里先生綺里李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避迹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  
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為壽畢趨去上目  
送之竟不易太子者本留侯招此四人之  
力也孰謂高帝慢而少禮乎故曰帝所慢  
者特腐儒爾

絳灌為竇氏擇師傅

漢文帝元年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君  
有弟廣國字幼君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  
灌將軍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擇師傅賓  
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  
由此為退避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聞之於師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  
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世  
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孰謂絳灌而能為此  
哉長君少君由是為退遜君子張蒼免相

文帝以廣國賢有行至欲相之方其幼為  
人所畧賣晚節其賢乃如此豈非與之居  
者皆士之有節行者之力乎使文帝之初  
能為毋舅薄昭擇賢師傅而置之昭決不  
至犯法殺漢使者此不防閒於其始魏文  
帝因是得以譏帝也

### 申屠嘉召責鄧通

漢文帝時申屠嘉為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  
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

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囚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按嘉本傳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不過軍行間勇健有材力人耳及其為相而風采號令威重乃如此然則宰相之職業其所關繫顧不重耶漢置丞相仍秦之舊其職號為無所不統自高帝至于景帝自蕭何至于嘉閱四世而相繼為相者無非高帝望重之舊臣故其君亦不敢以庸常視之而使得伸其威今文帝雖不能因



嘉之言以遠通終帝之世嘉為相而通不  
敢輒啓讒慝之口其潛銷密移於冥冥之  
中者蓋亦多矣其後公孫弘相武帝過事  
往往退遜於帝左右之臣嚴安放乘之徒  
發言盈庭弘未嘗不屈遂以給事謁者為  
帝私人丞相之職自是始分而權亦輕矣  
弘以儒得政其風采反不及一申屠嘉宜  
其見輕於淮南而以發蒙振落視之也繼  
嘉者其惟忠獻韓公乎然其坐政事堂以

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其罪而竟逐  
之則又過於嘉一等矣然則相權之輕重  
顧不以其人哉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登虎圈上  
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  
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  
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  
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又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也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荅顏淵為邦之問亦終之以遠佞人彼其詞色巧令而無情實應對捷給而矜小慧惟懼疾之不深去之不亟詎可以是而超遷之乎當是時從帝行者使無釋之之高見絕識則帝於是舉誰其正之猶影響之應形聲其為害可勝道哉侍御僕從之臣古人不使一儉人間廁於其間者政復慮此吾觀唐

高宗濮陽之行對竇德玄有帝立之問許敬宗後旁代對甚悉方其躍馬而前退有矜色下視德玄以不強對為能之語真是扼其吭而奪之氣由今觀之首姦臣之傳者非德玄乃敬宗也然則利口捷給者果何益於人國哉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漢景帝時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亞夫既發

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黽阨陘之間耳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吾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趙涉之遮說亞夫即三老董公之遮說漢王也惟其賤而無因至前故遮道以說之

孰謂臧項籍定七國乃皆出於道旁賤夫  
之一言然則天下之才豈有窮哉是以古  
之明君賢臣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  
彫萬物而不自悅也能窮海內而不自為  
也片善可取不間芻蕘一言有聞狂夫亦  
擇故能并天下之謀盡天下之智而事無  
遺策矣

孔臧辭御史大夫

漢武帝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以經  
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國綱  
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禮賜  
如三公

時上方嚮儒學尊孔氏表章六經臧聖人  
下後以常情論之得君如此可謂遭時矣而  
臧乃遂巡辭避大位方欲自典家學綱紀  
古訓其必有以也唐宣宗時吏部侍郎孔  
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  
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肖居朝廷矣然臧

之不就大位上之人可不深省乎

王吉言謹擇左右所使

漢宣帝時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  
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  
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  
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期  
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  
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  
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  
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昔周公立政之作其為治體統尤為諄切  
曰常伯常任準人者王左右之臣也曰綴  
衣虎賁者王親近之人也其官之尊卑職  
之大小相去遼絕而公例言之而無所輕  
重於其間何耶政以議政而在左右者有  
輔正之倚而親近者有染習之移其係天

下之本一也三宅三俊其選固所當謹同  
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雖僕御之  
賤亦不可忽也特自古人君能於是知憂  
恤審擇之者鮮耳文王武王惟克灼知厥  
若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卒並受此丕丕  
基以建八百年盛大之業成王亦能嗣守  
大訓無敢昏逾以保三十六王盈成之治  
其明效大驗固已彰灼周衰以來此意泯  
矣而人主獨行於深宮者亦惟自賢自聖

耳所以善其心養其德者將誰責而可哉  
故其君之賢者不過謹期會於簿書之間  
審聽斷於獄訟之際而非所謂本務也是  
以治常少而亂常多然則謹選左右審擇  
親近王吉之論真知萬化之本原者歟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漢王嘉言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  
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塾屋令尹逢拜為諫大  
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

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  
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一世之才自是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  
之無其素耳豫章之木豈一朝夕所能致  
哉惟其自拱把而封植之而無戕賊之患  
故它日棟梁之用隨取隨足古者士養於  
黨庠遂序國學之中所養者仁義禮樂所  
習者射御書數所興者德行道藝而士朝  
夕之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

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  
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所設張  
類不待聞習而後能知至於中材武夫亦  
皆可備公侯腹心干城之用故三代而上  
人主未嘗有乏才之歎者良以此夫後世  
學校廢士無素業往往舍大方而趨小道  
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此  
王嘉所以起宜豫蓄養之請雖然蓄養之  
法舍三代庠序之教皆苟選也漢猶近古

惜嘉徒發其端而不能為漢精言推廣而行之為可恨焉耳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憐矣然亦有罪焉代國不問仁人使歆能為尹翁歸于廷尉雖貴其敢干之以私耶晉顏含言曰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歆自反焉可也繼未及此貴戚有命如其所托之非人以情都之政復何害何至拂吾之情以強從人欲哉昔東漢吳植為宛令梁冀以賓客託之植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當是時冀以貴戚用事可謂有權而植却之無難色今歆顧以貴戚之命重於相違烏得無罪雖然朝廷欲天



下薦舉之公而使所舉者皆得其人以報國  
惟申嚴囑託之禁而後可望其至焉耳不  
然緣情徇私徒長奔競未見其可也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  
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  
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主不能使  
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知其情故賞必  
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

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  
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乎前欲罷不能耳自  
秦隴逆節蠻左亂常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  
時然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  
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  
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  
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肖盡力者也陛下誠能  
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  
矣

號令不信賞罰不明雖平居無事且不能  
以使其衆况欲驅之於鋒鏑之下使之臨  
陳而忘身者耶求其無敗詎可得哉昔唐  
劉巨容破黃巢於荆門或勸巨容窮追賊  
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  
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  
賊以為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此雖悍  
夫跋扈之語然人情所在為國者所當深  
察也夫賞罰號令國家之綱紀在焉惟信  
而明故能服入之心服入之心故能盡其  
心盡其心故能盡其力盡其力故能成其  
功如此則軍威何患其不張盜賊何患其  
不息哉辛雄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

崔亮創停年格

魏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  
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  
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  
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

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  
其文不以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  
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姓氏取士之塗不博  
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  
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備  
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  
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  
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  
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琰上書言

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乃選曹唯取年勞不  
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  
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陛  
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  
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為吏部尚書利  
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自停年之格行積常成俗流弊至今能否  
並進賢愚無別人徃徃得以歸咎於亮而  
不思所以致此者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

衆選用之法一委諸吏部數人之手借使  
平如權衡明如水鑑猶將力有所窮照有  
所極如唐魏元同云云者此崔亮所以求  
為簡便之法而一以士之停解月日為斷  
也何則人物寔繁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  
主司之罪也古者士選於學校論之州里  
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一人之身所閱  
者既已衆矣而授任之際又俾羣司各自  
選其僚屬而朝廷止命其大者如穆王之

命伯冏者是也夫所閱者衆則濫進之士  
少所任者簡則選用之法精是以官得其  
人鮮有敗事魏晉以來小大之官悉委吏  
部纖介之迹皆屬攷功察言於簿書之微  
量才於刀筆之細尚欲責其賢愚有別能  
否之不並進乎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塗  
而誅不至民知力竭而以偽繼之此莊周  
之所以歎也後世必欲善選舉之法獨唐  
沈既濟之說尚或可行其言謂鑒不獨明

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羣司長官各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以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則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或謂古今異宜今若捨一定之法而行既濟之言則操進退之柄者得以行其私而請託之風熾矣愚曰不然夫牧守而上使非其

人則已誠得其人其可以私干之耶又況進叙之際吏部兵部得以參議於其間而州府之辟府或非其公而吏部兵部又得察舉而加之以私冒不審舉之罪小則譴黜大正典刑人非木石誰敢不厲特其於端本澄源之地不得盡如古者選士之法容有可議者耳愚故曰後世欲善選舉之法既濟之論尚或可行也

隋文帝褒擢守令

隋主知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下詔褒美  
賜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之吏又有相州刺  
史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  
名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帝  
賜以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  
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  
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  
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  
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為海州

刺史由是州縣多稱職百姓富庶

隋文帝愛民之意可謂勤矣而非所謂本  
務也天下之廣郡邑之衆牧民之責萃於  
守令帝不知謹擇之於未受任之初而顧  
欲以耳目之所及獎勸之於已親民之後  
其遺者抑多矣又况人之常情雖不能不  
踈動於一時之暫而他日之變遷類不可  
保此謹擇牧宰之說

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所以力言於我

仁廟也其說謂承平以來牧宰之任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一二繆政者十有七八以致賦役不均刑罪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自來雖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乞委中書密院各先擇堪充舉主者以舉其人所舉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污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為國者誠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舉主誰敢不謹而受舉者誰敢不薦又何待屑屑躬自褒擢於耳目之所及哉故曰文帝愛民之意則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

### 唐太宗不欲數赦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糧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

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漢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以此言之赦者誠偏枯之物也良民不被其澤而姦惡之徒獲宥是豈明世所宜有哉此孟光所以深責於費禕也或謂赦者帝王之世

所不廢載之虞書呂刑可覆也愚曰不然虞書所謂肆赦者為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為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普赦之文也太宗之見固卓矣然其意特不欲數耳而仍未免於或赦安得武侯者與之上下其論哉

太宗責房玄齡等問營繕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責玄齡等曰



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安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勸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宰相之職其略見於虞夏之書其詳見於周官今觀股肱耳目之言使宅百揆之語則知其職無所不統官伯屬之冢宰則環衛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內宰屬之冢宰則宮中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太府屬之冢宰則財利之事宰相又得以統之其他如飲膳酒漿次舍縫染之細凡關於天子者無一不統於宰相政以典式法則皆當由此而出所謂以道佐王者固如此耳北門營繕玄齡問之職也太宗顧起何預君事之怒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是不然玄齡等

何為俯伏退謝之不暇而無一語以自疏耶魏徵之辯真足以救太宗之失伸宰相之職也諫官隨宰相入閣之制其交脩不逮至是始知其益如此哉

張九齡勸姚崇遠諂躁進純厚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塗而卿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金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周公立政一書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詳矣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吉士一則曰勿以儉人二則曰勿以儉人至於終篇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且慨歎而深致意焉常人者古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

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不  
可一日而無者也然多純厚質實類不能  
與諂諛儻躁者爭長於頽古之間故上之  
人易惑於取舍取舍一惑政之治亂於此  
焉分此周公所以尤拳拳而不能自已也  
九齡之所以勸崇者意其有得於此乎大  
抵純厚有常之人進則天下之君子欣慕  
而願立於朝以直道輔其上行其所學而  
致太平矣諂諛儻躁之人進則天下之小  
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其上竊  
取富貴而專權利矣用純厚之人則治用  
諂躁之人則亂為政大體無出此塗九齡  
之賢能為崇言之而崇之賢又能嘉納之  
開元之政安得而不治哉

宋璟隨才錄用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  
並有才略文詞但多異端若全引進則悔咎  
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

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間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

陸贄有言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禦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工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使環無翕受敷施

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為棄人矣昔齊桓公問可為相者於管仲仲以隰朋為可而不與鮑叔蓋以叔牙之為人於不已若者不比之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而隰朋之為人愧不若人而哀不已若者惟其不忘人過故不能棄人之短而用其長惟其哀人之不已若故能捨人之短而取其長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然則相天下者惟宅心

廣大者而後能勝其任也若璟者其亦庶  
幾於此乎

玄宗用韓休為社稷

唐玄宗以韓休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常臨鏡默默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

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昔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則有得焉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其過不細必速遣之恭王之莞蘇即玄宗之韓休也恭王之申侯即玄宗之蕭嵩也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若二君者其可謂能攷之以義而必求諸道者也方申侯蕭嵩之委曲從順也自以為得保位固寵之術矣而卒不免以是見黜蒙訕當時遺臭後世然則諛悅者果何益哉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策試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之始

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遜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術薦之於州刺史攷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

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右丞賈至京兆尹嚴武  
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經為精  
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風流頽弊誠當釐  
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者百  
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烏在  
流寓者庠序推烏敕禮部具條目以聞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昉於唐謹按周禮  
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攷  
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

受之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寶藏也蓋  
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  
藏于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  
有勸駕尊顯之意賢良如公孫弘亦必待  
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應之舉  
然則士之賤亦甚矣積弊成俗流毒至今  
士拘一日之食偶乖程式雖生平力學不  
免擯棄程度苟合雖末學膚淺俯拾科級  
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

本朝文正范公有言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云命運者是善惡不辯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楊綰之請有志復古者所宜深繹也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崔祐甫為相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德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苟平生未之識何以

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天下大物也非一手一足所能運轉非私意小智所能維持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職固宜若此也祐甫之薦拔無虛日彼蓋欲盡其職分耳何暇以親踈為問哉而德宗疑之過矣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



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於人終無已也人主之職惟知論相而已既得所付則庶官列位隨才授任蓋有司存又何疑焉惜乎德宗猜忌之君未足以進此也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劉晏為轉運使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以穀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歎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謂非有見於此不可也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皆有司之所掌間有札

瘡荒歉有司不過聞于上舉而行之耳後  
世此政不舉遇時艱歉小民翦焉傾覆無  
所赴愬人情亡聊則求全之意薄徃徃輕  
動等死之念相聚而為盜賊咎當誰任耶  
唐開元二十九年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  
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政懲前諸州饑饉  
皆待奏報無救於垂絕故也為人上者可  
無念哉

常澳願周墀無權

周墀為相謂常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  
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  
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  
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傳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澳之說蓋本諸此是非以天下之心  
為心者不能其說亦既善矣然而容有所  
未盡者焉何則衆以為可用而用之衆以  
為可棄而棄之公則公矣而與憤憤者何

以異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  
察焉洪範之於稽疑雖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而乃心未嘗不及孟子之於進賢雖諸  
大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而其察亦所  
不廢天下之事謀之貴衆斷之在獨謀之  
衆所以示其公斷之獨所以裁其當官賞  
刑罰其可否固當與天下共之又須精神  
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可也吾之說非  
求多於澳也澳之言未盡故因其說而究

其義焉耳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  
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  
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然  
後吾輩可以得志謹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  
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  
黨拜謝而去

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國家之隆替社

稷之安危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君子  
小人之消長進退天命人心之去就離合  
其端皆基於人君之學與否耳君誠有志  
於學則所聞者正言所講者正理所親者  
正人所履者正行知古今成敗之所由來  
而常有懼心審忠邪關係之不可忽而常  
有戒心制其治于未亂保其邦于未危日  
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彼覘喜怒  
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如仇士良之  
徒自無所投其隙如此則臧否毀譽皆可  
得其真功負賞罰皆可得其當而躋斯世  
於太寧之域矣不然則本心不正而脉理  
皆邪豈獨此曹得以固其權寵而已哉說  
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其是之謂乎

宋叅知政事守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致仕東陽郡開國公食邑  
五千六百石食實封一千四伯戶贈少師葛

洪鑄室老人涉史隨筆

史傳浩瀚凡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天命人心之離合寓焉然古今讀史者多矣讀而知其味者有矣讀而得其要且大者未見其人也宋參知政事潘室葛公於涉史之餘隨筆其

要且大者彙為二十六篇且援  
古證今據理論事或擴其所未  
發或救其所未竟或增感慨寓  
抑揚引伸觸類足以輔邦家裨  
廟堂而鳴雍熙泰和之盛也予  
承乏江右弘治甲子春偕濟南  
王少叅朝言同事南昌道朝言

旬宣之餘適以印本授予予嘗  
讀史而未能者也三復之餘不  
覺喜劇迺掩卷嘆曰此書論議  
精到不雕琢以為巧篇章簡徑  
不浮靡以為華忠誠吐露不欺  
不徇而與世之希勢取寵掇青  
拾黃闢一字之竒逞一言之工

者亦大有間是宜梓行與世之  
有志于天下共也朝言以予言  
為然因付高安尹謝樞刻之併  
紀其槩且以為讀史者告云  
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冬十二  
月望日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  
僉事慈溪王純謹識

予讀葛洪氏涉史隨筆評談精  
到未嘗不嘆其愛君之誠識治  
之體也洪自謂可裨於

廟論而史牒無傳焉洪時已叅  
大政烏有是書而不傳邪理宗  
亦崇尚理學又烏有是書而不  
行邪竊意其書雖成而未果於

獻也雖然良金美玉善賈自在  
其獻與傳皆不可泥獨就事論  
事而鑒戒甚悉故仲舒三策魏  
相欲施於孝宣之朝陸贄奏議  
蘇軾欲行於哲宗之世蓋前賢  
格言理亂攸繫使是編獲進  
經筵則感時觸事必大有合焉

者洪之書亦不可無也濟南王  
都憲朝言紹興王都憲希文舊  
勞藩臬命工鋟梓但舊板散失  
字復訛缺因校刻於郡齋庶幾  
是書之永傳云

正德丙子夏六月吉旦河間任  
丘鄺璠謹跋



丙辰冬月細讀一過知葛公  
此書真有益於世惜舊刻無  
存流傳甚少宜更梓之以行於  
天下篁村沈崢誌

其中錯字甚多更得  
宋元本校正則大幸也  
崢又誌



